

中國文學史

二

第二十一章 六朝的散文

六朝文筆之分——六朝散文的重要——抒情小品的流行——劉琨郭璞等——王羲之獻之父子的雜帖——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與自祭文等——謝靈運顏延之與鮑照——王融與孔稚珪——梁代諸帝與蕭統——沈約任昉江淹等——何遜吳均等——劉峻的廣絕交論——丘遲的與陳伯之書——徐陵沈炯陳叔寶江總等——六朝宗教家的活躍——本土思想對於佛家思想的反攻——慧琳的白黑論——顧歡的夷夏論——范缜的神滅論——抱朴子與金樓子——六朝的史書作者

一

六朝文章有『文』『筆』之分，文即『美文』，筆則所謂應用文者是。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謂：『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亦謂：

『至如不便爲詩如閣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謂：『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道會，情靈搖蕩。』是則所謂『文』者並不是以韻者爲限，只要是以『綺縠紛披』之文，來抒寫個人情思者皆是；當然『文』是包括了詩賦在內的；但如制誥章奏之流，便是所謂『筆』了。故除了『應用文』之外，凡『文章』皆可謂之文。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還筆，測得還文。』梁書劉贊傳：『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孝威也。』這裏所謂『詩』便是延之之所謂『文』。直到中唐，還有此別。趙璘因話錄云：『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文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實則六朝之『文筆』相差也至微。即所謂朝廷大制作，也往往是『綺縠紛披，宮徵靡曼』的。我們可以說，除了詩賦不論外，其他六朝散文，不論是美文，或是應用文，差不多，莫不是如隋初李諤所攻擊的『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的云云。在這種狀態之下的散文，便是『古文家』所集矢的。後人的所謂『文起八代之衰』，便是斷定了六朝文是要歸在『衰』之列的。但六朝的

散文果是在所謂『衰』的一行列中麼？其文壇的情態果是如後人之所輕蔑的麼？這倒該爲她一雪不平。

把什麼公牘，記載之類的應用文，都駢四儷六的做起來，故意使得大衆看不懂，這當然是一個魔道。但如個人的抒情的散文，寫得『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難道便也是一個罪狀麼？在我們的文學史裏，最苦的是抒情的散文之少；六朝却是最富於此類小品的一個時代。這，我們可以說是六朝的最特異的最光榮的一點；足以和她的翻譯文學，新樂府辭並稱，爲鼎立的三大奇蹟的。在我們的文學史裏，抒情小品文之發達，除了明清之交的一個時代之外，六朝便是其最重要的發展期了。明清之交的散文的奇葩，不過如『曇花一現』而已，六朝散文則維持至於近三百年之久，其重要性，尤應爲我們所認識。其他論難的文字，描狀的史傳也儘有許多高明的述作，不單是所謂『月露之形』，『風雲之狀』而已。

二

抒情的散文，建安之末，便已萌芽。子桓兄弟的書札，往往憶宴遊的愉樂，悼友朋的長逝，悱惻纏綿，若不勝情，已開了六朝文的先路。正始之際，崇尚清談，士大夫以寥廓之言，祖蕩之行相高，更增進了文辭的雋永。五胡之亂，士族避地江南者多，『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在這樣的山川秀麗的新環境裏，又溶啟了他們不少的詩意文情。于是便在應用，酬答的散文之間，也往往『流連哀思』，充滿了微茫的情緒。

東晉之初，劉琨，郭璞並為重要之政治家。琨勇於任事，有澄清中原之志。所作章奏，辭意慷慨，風格遒上，像上愍帝情北伏表，勸進元帝表等等，痛陳世勢，指數方略；『厄運之極，古所未有。在食土之毛，含茹之類，莫不叩心絕命，行號巷哭』。當此之時，惟有『以社稷為務，不以小心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其言都是出之以蓬勃的熱情的。然時勢已不可為，軍士乏食，一籌莫展；『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荆矢十發；編草盛糧，不盈二日；夏則桑

樵，冬則豈豆。視此哀歎，使人氣索！
（與丞相陵）終於在這種情形之下，爲悍將段匹磾所殺！

同時有盧諶的，字子諒，范陽，涿人，尚武帝女榮陽公主。劉琨以爲司空主簿。其與琨贈答的簡牘，頗爲世人所稱；又琨被殺後，諶上理劉司空表，痛切的申琨之志，理琨之冤，頗能扶發當時姑息之政的內幕。

郭璞著書極多，大都爲注釋古書者，如爾雅注，方言注，三蒼注，穆天子傳注，水經注，楚辭注等等。璞以阻王敦謀亂被殺；看他的許多表奏，對於天天在崩壞的時局，他是很能注意到的。

爲中興重鎮的王導，「字茂弘，琅邪臨沂人，咸帝時進太傅，拜丞相，咸和五年卒，年六十四；所作書札，類皆指揮，計劃當時的政治與時事，而措辭沖淡，中多至情披露之語，其抒寫也頗有情趣。

〔一〕王導見晉書卷六十五。

同時又有殷仲堪，〔一〕侃，〔二〕溫嶠，〔三〕庾亮〔四〕諸人，皆爲主持朝政，或獨當一面者，其互相贈答的文札，或指陳政局，或相與激厲，在疏理陳辭之間，亦復楚楚有情致。仲堪，陳郡長平人，爲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安帝時爲桓玄所敗自殺。侃字大行，鄱陽人，拜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又加都督江州，領刺史。咸和七年卒，年七十六。嶠字太真，太原祁人，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亮則爲晉國戚，久居政府，他字元規，潁川鄆陵人，嘗鎮武昌，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爲當時文士的東道主之一。

世家子弟的王羲之，〔五〕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321—379）以善書得盛名。所作簡牘雜帖，隨意揮寫，而自然有致；所論皆家人細故，戚友交往，乃至贈賚雜物，慰勞答問，雖往往寥寥不數行，而澹遠搖蕩，其情意若千幅低所不能盡。這是六朝簡

〔一〕殷仲堪見晉書卷八十四。

〔二〕陶侃見晉書卷六十六。

〔三〕溫嶠見晉書卷六十七。

〔四〕庾亮見晉書卷七十三。

〔五〕王羲之見晉書卷八十。

牘的最高的成就。一半也有了。他的字爲後人所慕，故此種雜帖，遂保留於今獨多。姑舉二三例：

甲夜，義之頓首。向遂大醉，乃不憶與足下別時。至家乃解。尋憶乖離，其爲歎恨，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復何云。唯願足下保愛爲上，以俟後期。故旨遣此信。期取足下過江間。臨紙情塞。王羲之頓首。

期小女四歲，暴疾不救，哀慙痛心，奈何奈何！吾衰老，情之所寄，唯在此等，奄失此女，痛之纏心，不能已已，可復如何！臨紙情酸！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

雨寒，卿各佳。不諸患無賴，力書不一。義之問。

他的三月三日蘭亭詩序爲古今宴遊詩序中最爲人知的一篇；『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沒有什麼絲竹管弦之

【一】王右軍集二卷有漢魏百三名家集本。

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又從宴樂感到人生的無常。雖不是什麼極雋妙的『好辭』，却自有羲之的清澹的風格在着。大約這蘭亭序之所以盛傳，又半是爲了他的書法之故罷；後人翻刻之石，至有五百帖以上。

羲之子獻之，亦以善書知名，他字子敬，尙新安公主，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卒。（344—388）所作雜帖，傳者也多。

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像二王的種種雜帖，假如不是爲了書法美妙之故（集中是不會全收的），恐怕是不會流傳到後世來的。六朝的一部分社會情態，文士生涯，往往賴斯爲我們所知。故在別一方面看來，也是頗可注意的，從其間，所謂『六朝風度』者，往往可於無意中領略到。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嘗爲殷浩建威長史，浩敗，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拜衛尉卿。有至人高士傳讚二卷，列仙傳讚三卷，孫子十二卷，今不盡傳，傳者惟詩文

【一】孫綽見晉書卷二十六。

【二】孫廷尉集一卷，有漢魏又朝百三名家集本。

若干篇。全晉文中有孫子及至人高士傳讚及列仙傳讚殘文。興公長於哀誄碑版之文，政府要人死後，其碑文出于他的筆下者不少。

東晉之末，有詩人陶淵明，他的散文和他的詩一樣，全然是獨立於時代的風尚以外的。貌若澹泊，而中實豐腴，和當時一般的作品，慣以彩艷來掩飾其淺陋者，恰恰立於相反的地位。他的五柳先生傳是自敘傳，是個人的自適生活的寫真，其桃花源記卻便欲以這個個人生活推而廣之，使之成爲一個理想的社會了。原因是，見了當代的喪亂，故不得不有托而逃。『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更何有於晉宋的紛紛攘奪呢！但桃花源究竟是不會有的；在整個龍爭虎鬥的社會裏，怎麼會有什麼避世的桃花源呢。故遂以『迷不復得路』結之。但淵明究竟祇是一個自了漢，他只明白一個消極的躲避的辦法，故桃花源也遂不是什麼積極的理想，社會的模範，像什麼烏托邦（Utopia）共和國（Republic）新大西洋（New Atlantic）之流，而祇是一個『避秦之地』。避秦之地終於是一個寓言的世界，於是五柳先生遂不得不逃於酒，在醉鄉裏躲了過去。淵明全部理想幾全可以此釋之。所以他祇是一

位田園詩人，澈頭澈尾的詩人，而不是什麼偉大的政治理想家。他的所作，其重要並不在於此，卻在於他的特殊的澹泊的風格，在於他的若對家人兒女談家常瑣事似的懇切的態度。他不用一個濃艷的雕斲的辭句，他不使一點的做作的虛矯的心情；他只是隨隨便便的稱心稱意的說出他的整個情思來；純然以他的真樸無飾的詩人的天才，來戰勝了一般的慣好浮誇與做作的作家們。這便是他的真實的偉大的所在，無論在詩，在散文方面，都是如此。故他的散文，如五柳先生傳和桃花源記等並不算得什麼，而與子儼等書，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及自祭文等，卻乃是真實的傑作。

又淵明除了風格的澹遠以外，其他是純然的一位承襲了魏晉以來的風度的人物，一位純然的世說新語裏的文士。他和他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裏所述的龍山落帽『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的孟嘉，乃是真實的同志。他自己是『開卷有得，更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與子儼等疏）『性嗜酒，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

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傳）像這樣一位坦率任性的人物，誠是『竹林七賢』以內的人物！

三

淵明雖生在晉末宋初，而元嘉以下的文士們的風格，却一點也不會受到他的影響——雖然他們並不是不知敬重他，愛好他（六朝人士常是最好的文藝欣賞者），如顏延之爲陶徵士誄，蕭統也爲之作傳。在實際上，像他那樣的純任天真，不加浮飾的風格，非僅僅模擬之所能及的；且他的風格，也半由於他的田園生活所造成，當然像六朝文士們那樣的鎮日擾擾於侍宴遊樂之間者是決不會企冀得到的。

然風格雖殊，而『六朝風度』的灌漑，卻是同然一體的。故淵明的澹遠雖不可及，而宋齊梁陳之際，『唇吻道會，情靈搖蕩』的散文，也所在都有。

與淵明同代的，有謝靈運，顏延之及鮑照等。他們也都是詩人們，但於散文也都有相當

的成就。靈運喜遊山水，乃竟因遊山之故，被誣爲謀反，見殺。被殺前，他上詣闕自理表，情辭甚爲悲惻，然竟無救於他的死。他的遊名山志，今僅存殘文，故無可觀。他的族弟惠連，有祭古冢文，其中充滿了詩意的悲緒；又他的從子謝莊，也長於書奏哀誄，所作頗多。

顏延之的庭誥，是淵明的與子儼等書的一流，然文繁意密，不復有澹蕩之姿。其中也充滿了由經驗與學問給他的許多的儒家的教訓，像『言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體之茲冲，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的云云，也已不復是坦率任意的魏晉風度了。

鮑照的散文，所作雖不若他的詩賦的重要，然如登大雷岸與妹書，狀石寫水，也頗盡物趣，仍具着嚴謹的風格。同時又有雷次宗的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元嘉中，徵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除給事中，不就，加散騎常侍。他是當時的一位儒者，嘗有與子姪書，以言所守，其情趣甚同於淵陶明的與子儼等書。

以作後漢書著稱的范曄也有一篇獄中與諸甥侄書以自序，在將就戮之前，作着這末一篇『自序』，當然是很富於情意的；然其中序生平事蹟者少，而論文事，音樂的利鈍者多。

或者宋書曜傳登錄此書時，只是節取的罷。

四

齊代的文學，以文學者的東道主的蕭子良〔一〕爲中心。子良爲武帝的第二子，封竟陵郡王。鬱林王即位，進太傅，督南徐州。子良邸中所聚，賢豪最多，其後應揚於梁代的人物，自蕭衍以下，幾全集於他的左右。他自己所作，以散文爲多，尤以書疏爲宛曲動人。〔二〕

王儉及其子融皆以文名。融爲鬱林王所殺。所作書序，皆甚可觀。其曲水詩序，以巧麗稱，一時有勝於顏延年之譽。劉繪陸澄所作，傳者甚少。孔稚珪〔三〕字德璋，會稽山陰人，宋泰始中爲州主簿，東昏王時爲散騎常侍，永元三年卒（471—501）。他嘗和子良論難宗教問題，又作北山移文以嘲周顒，有『叢條瞋胆，疊穎怒魄，或長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

〔一〕蕭子良見齊書卷四十。

〔二〕竟陵王第二卷，有漢魏六朝百三集本。

〔三〕孔稚珪見齊書卷四十八。

〔四〕孔叢事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集本。

俗士駕爲君謝逋客』語，草木雲石，皆有感覺，斯爲罕見的名作。又同時有謝朓，以詩鳴於世，而其淺敗也很可喜。

五

梁代的散文，其盛況幾同於建安，蕭氏的父子兄弟們以皇帝親王之尊，而躬親著作，不僅作文士們的東道主，且並是文士團體裏的健將，其情形也有同於曹氏的父子兄弟們。蕭綱（簡文帝）與蕭臨川書，與湘東王書，蕭繹（元帝）諸短啟書札，蕭統與晉安王綱令，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等等，皆所謂『流連哀思』之文，絕類陳思兄弟的書啟。誠足以領袖群倫，主持風雅。蕭衍所作，亦多雅思。他沈浸於佛法之中，所下詔諭，往往有『煦煦爲仁』之意，與一般帝王詔令之雷厲風行，詞嚴旨酷者很不相同。

追隨於蕭氏父子兄弟們的左右的文士們是計之不盡的；與蕭衍同輩的則有沈約，任昉，范雲，江淹，陸倕，陶弘景諸人，稍後則有何遜，吳均，劉孝綽兄妹們，劉峻，王僧儒，王筠，丘遲，

庾肩吾諸人

沈約所著甚多，而詩名最著，散文的書論，傳者也不少。約篤信佛法，書牘來往，以言宏法衛教者爲多，亦有留連光景，商榷辭章之作。其修竹彈甘蕉文，爲很有趣味的『遊戲文章』，或有些別的微意在其中罷。

任昉字彥昇，小名阿堆，樂安博昌人，爲竟陵王記室。入梁，拜黃門侍郎，出爲義興太守。天監七年卒。所作雜傳地志等至五百卷之多。昉爲文壯麗，沈約稱其心爲學府，辭同錦肆。時人云，任筆，沈詩，他聞之，甚以爲病；晚節用意爲之，欲以傾沈，然終不能及。他的散文，以『大手筆』爲多，但也有很好的書啟之作。

江淹所作散文，也以賤，啟爲最好；其報袁叔明書，乃是很雋永的抒情文：

方今仲秋風飛，平原影色，水鳥立於孤洲，蒼葭變於河曲，寂然淵視，憂心辭矣。獨念賢明蚤世，英華殂落，僕亦何人，以堪久長。一旦松柏被地，墳壟刺天，何時復能銜杯酒者乎？忽忽若狂，願足下自愛也。

范雲，陸倕所作，罕有精思。倕「二」字佐公，吳郡吳人，齊爲竟陵王議曹從事參軍，入梁，終于國子博士，守太常卿，普通七年卒。倕文章「二」與任昉並稱。蕭綱道：『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也。』（與湘東王書）然就今所傳者觀之，倕實不如昉遠甚。范雲之作，傳者絕少，也並不足與昉並論。

陶弘景所作碑文，頗多浮豔之辭，其尋山誌始以『倦世情之易撓，迺杖策而尋山，實乃一賦。但像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殞，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卻是六朝散文中最高的成就之一。

何遜散文，見傳者僅寥寥數篇耳，而皆工麗可喜，爲衡山侯與婦書：『心如膏火，獨夜自

「一」陸倕見梁書卷二十七。

「二」陸太常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